



亚历山大·墨脱,著名政治学专家,美国的乌克兰和东欧问题的专家。

乌克兰访谈

美国著名时政类杂志《外交事务》的编辑基顿·罗斯(Gideon Rose)日前采访了乌克兰问题专家亚历山大·墨脱(Alexander Motyl),墨脱教授在美国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纽瓦特分校任政治学教授。这次采访的目的是更新学术专家对乌克兰局势及其与俄罗斯关系的看法,以下是访谈的节选:

罗斯:大家好,我是基顿·罗斯。作为《外交事务》的编辑,我有机会采访墨脱教授,墨脱教授不仅是政治学专家,更是美国最顶尖的乌克兰和东欧问题专家。

您好,教授,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您一直为杂志撰写相关评论,在一篇文章中您曾说过:“欧盟和乌克兰的《联合伙伴协议》,无论最终是否签订都将是乌克兰历史上的转折点,无论亚努科维奇(乌克兰前总统)的态度如何,局面永远不可能回到以前那样。”事实证明您说得对,那份协议引发动乱和危机,亚努科维奇选择逃离,今天这场危机更牵涉到298条无辜生命。一个月前,乌克兰政府(除了克里米亚之外)终于和欧盟签订协议,这是否意味着,除了顿巴斯和克里米亚,乌克兰已坚定地融入欧盟,危机也即将结束?

墨脱教授:虽然我想肯定地这么说,但我不能如此武断。危机显然还没有过去,毕竟在东部顿巴斯的部分地区战争还在继续,而政府军并没有和解意向。可是,过去两个半月的局势发展说明乌克兰正在靠拢西方,这一点使乐观地相信,只要这个趋势持续,那么最终乌克兰会坚定地融入西方。

罗斯:很多人认为普京赢得了克里米亚,在国内声望升高。对此您怎么看?

墨脱教授:只有很少人认为普京并非如此成功,而我就属于这少数派阵营。让我们看看去年秋天的局面,那时普京的口袋里装着乌克兰,也有亚努科维奇,就算当时乌克兰如期签署与欧盟的《联合伙伴协议》,亚努科维奇或许还有“幸存”机会,而只要亚努科维奇继续呆在位子上,乌克兰就不得不生存在俄罗斯强大的影响半径下。但从今年1月到现在,7个月的时间里普京逐渐地、完全地失去了乌克兰。我之所以这么说,不仅是因为乌克兰与欧盟签订协议、表明立场,更因为在乌克兰独立25年以来,第一次,乌克兰的精英阶层对俄罗斯、对普京萌生强烈的反感——不仅是在西部、北部和南部,甚至是在东部,人们以为分离势力最强大的顿巴斯。我必须说今天整个乌克兰,除了东部顿巴斯地区的少数居民还在犹豫外,绝大多数人都团结起来,为乌克兰而团结,为自己的国家而团结,这是从未有过的团结。

罗斯:看看格鲁吉亚,再看看克里米亚和所谓的“欧亚联盟”,很多人认为普京热衷于构建自己名下的超级帝国,并且他在这条道路上正取得成功,您是否这样认为呢?

墨脱教授:人类已经进入“后帝国主义”时代,但一些



领导人还没有摆脱帝国主义情结,他们首先是积累权力,然后建立极权国家,认为这样就能恢复旧日帝国的荣光。

对于格鲁吉亚,普京似乎是成功了,但不要忽略今天的格鲁吉亚其实难以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合作,从这个角度说,他在格鲁吉亚也不能算成功。他最成功的应该是在德涅斯特地区,但是对德涅斯特的控制也不是没有代价,那就是把摩尔多瓦吓走了,今天的摩尔多瓦和乌克兰一样更倾向西方。普京在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的行事方式其实和当年在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惊人的相似。他抓到一个事实,那就是很多乌克兰人曾经很摇摆,因为历届的乌克兰政府都是执行“双治政策”,承认国内东西两部分的文化差异,希望通过“双治政策”同时获得亲近西方和亲近俄罗斯的好处。但是普京用武力和霸权强行地、明确地告诉乌克兰人:你们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西方。

罗斯:你如何评价过去一年美国和欧洲的外交政策?

墨脱教授:在去年11月之前,整个西方都承受着所谓的“乌克兰疲劳症”,当时西方对乌克兰并没有太大兴趣,对于这个国家发生着什么也不太关注,那个时候的西方更愿意相信有可能与俄罗斯建立某种合作。但是今年以来西方的态度有了明显转变,而且是积极转变。尽管乌克兰人依旧抱怨欧洲行动缓慢、还幻想与俄罗斯达成某种妥协,但是西方通过克里米亚的行动已经意识到,妥协是不可能的!那是赤裸裸地违反国际准则,无论按照什么标准都是无法接受的。

问题在于,西方的反应是否足够。美国和欧洲当然都表示谴责,但除了谴责还能做更多吗?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可以在不危及经济利益的条件下给乌克兰军队更多支持。当然这种支持不是提供先进武装、导弹等。乌克兰的军队在亚努科维奇治下荒废了3~4年的时间,现在很多士兵没有防弹背心、夜视镜、通讯设备,西方可以给他们这些支持,还有医疗设备和情报等,这些东西相对便宜,但对挽救生命能发挥巨大作用。

罗斯:有一种说法认为时局发展到今天是因为西方激怒了俄罗斯,把北约扩展到俄边境,也误导乌克兰,让乌克兰相信加入西方阵营是相对简单的事情,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墨脱教授:我认为西方对乌克兰应该有两种做法,一种

是更快地让乌克兰加入欧盟,如果不能这样,也要制定更清晰的对乌政策。但是之前美国和欧洲并没有做到,相反,西方的态度给乌克兰制造了一种地缘政治上的困境,或者说在地缘政治上制造了一种不可持续的局面。看似可以加入西方,这也是乌克兰希望的,但是欧洲对乌克兰的态度又很冷漠,与此同时俄罗斯对乌克兰“热切”关注,但乌克兰并不情愿重新回到俄罗斯的怀抱。正因为西方给乌克兰制造了这地缘政治困境,才导致今天的一系列后果。

当然真正的麻烦制造者不是西方,但我并不认为俄罗斯将北约的扩张视为威胁,俄罗斯非常清楚北约内部有很多问题,在普京对克里米亚采取行动之际,北约本身已经危机重重,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北约并没有非常明朗的未来。

罗斯:如果俄罗斯不认为北约东扩会真正威胁到其利益,那么它害怕的是什么呢?

墨脱教授:俄罗斯并不真正担心北约,更不担心乌克兰会成为北约的成员国,因为北约今天的局面比爱沙尼亚加盟的时候复杂得多,再有加盟共和国想成为北约成员,整个过程会非常麻烦且耗时,近期是根本不可能的。

罗斯:乌克兰一直在注视波兰,与波兰进行比较,波兰最近发展成就惊人,在20年的时间里实现人均GDP翻三倍,开始政治改革并全面融入西方。乌克兰说:“我们也想要这样。”但实际上乌克兰是否具有政治意愿和领导能力进行类似实质性的结构改革,最终得以完全融入西方呢?

墨脱教授:这也是我在过去25年来一直思考的问题。是的,每一任总统,每一届政府都表示希望融入西方,但他们都没有进行深度和广度的改革,以达到“融入西方”的最低标准。

罗斯:那么这一次,尤其是在MH17航班的巨大灾难面前,情况会不会不一样呢?

墨脱教授:298人死于非命的灾难的确令人哗然,很多人愿意相信这个事件会成为乌克兰与俄罗斯关系的转折点。历史的逻辑在于,表面上看单一事件的确会扭转历史,但从背后看,历史趋势早就形成,某个单一事件很可能只是导火线,引爆一切而且提前推进这个趋势,或者是充当放大镜的作用,让人们更清楚地解剖局势。MH17航班被击落就是这样一个事件,它令世界对乌克兰局势空前关注,给西方强烈的警告,给俄罗斯巨大的压力。不过在这个事件之